

臺省疏稿

臺省疏稿卷之三

議包輓城以重省會復洪堰以興水利
疏

據陝西布政司呈繳造完脩過陝西會審
城垣一座除敵臺雉城女牆原係輓包外
今用輓包完周圍四面共長三千八百四
十六丈三尺高三丈四尺并用石條修砌
完涇陽縣洪堰大龍口大王橋天勞池白
公渠王御史南口北口西岸篩子洞水磨

溝橋工程九處及將龍洞西岸等處量加
整理仍添修龍王廟功臣祠察院府廳各
一座及支用過錢糧甄灰石條數目文冊
并總理管工效勞官員職名分別等第緣
由通行呈報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該總
督撫按等官王崇古等題稱陝西省城乃
三邊八府總會之地而涇水又四縣生民
粒食之源議包輓城修濬洪堰委於地方
軍民有益合照前議將會省城垣并涇陽

等四縣洪堰作速興工修築合用錢糧夫役等項悉照所議處辦應用通候工完之日備將修過工程丈尺用過錢糧數目并將效勞官員分別應獎應賞等第一併造冊奏 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覆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備行布政司并守巡關內清軍三道通行西安府并咸長等州縣動支錢糧買辦柴炭燒甑并易石條灰鐵等項起撥夫匠委官修理間該總督王戴巡

撫張楊巡按王君賞楊相郭庭梧相繼督
催及或設處犒賞或處發輓灰或稽查驗
視各司道府州縣等官交相贊助共期完
工用垂永久續據該司并守巡道左叅議
李江副使陳善道各呈稱已將城垣洪堰
并添修龍王廟功臣祠察院府廳俱已修
完城垣足堪保障堰水疏通四縣居民見
今澆灌田地及稱二項工程因蒙撫按各
院并布按二司及各道府州縣等官設處

銀糧甄灰柴炭等項湊濟應用及各委
臨時樽節共支剩銀六千二百四十二兩
三錢零糧三十一石零柴二十五萬四千
九百餘斤石灰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
餘斤甄一十二萬四千餘箇斗灰一千八
十二石零斤灰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三十
餘斤石條三千五百丈一尺零鐵銀錠二
百五十六箇藍灰八百六十餘斤緣由前
來除將修過城堰工程用過錢糧數目備

造文冊另行 奏繳青冊咨送兵部查考
支剩銀糧發還庫倉料物仍備修理城樓
并衝決洪堰應用及效勞指揮千百戶田
兩等縣丞典史等官張舜民等徑行該司
動支官銀分別等第賞勞不敢瑣瀆

聖聽外臣會同總督右都御史戴 巡按御史
郭庭梧褚鈇議照陝西省城乃關中重地
自古名都內衛 宗藩外控夷虜土城傾
頽不常本非保障永計而涇陽洪堰關係

一方利源生民粒食是賴湮塞既久灌溉
無資維時總督巡按諸臣共議興築委爲
重計幸蒙皇上俞允各官同心協力以
致城垣渠堰先後告完二百年未砌之城
事如有待歷千載積弊之堰利乃復興所
據宣力效勞官員應照部議錄叙以示激
勸如陝西布政司先今左布政使栗永祿
曹金李敏德原任守巡道左叅政溫如春
副使張一霖今任陳善道此六臣者所當

重加叙賚西安府知府安嘉善今先同知
蘇璜宋之韓原任通判謝銳原任推官劉
世賞知縣賈待問薛綸此七臣者所當併
加叙賚者也及照先今總督戴才原任巡
撫張祉張師載楊思忠巡按御史王君賞
李良臣楊相郭庭梧褚鈇蕭廩或建議於
前或區畫於後或催督於鳩工之日或措
料於不給之時又或綜理查覈共襄浩大
工程使屹然金城之固壯觀三秦沛乎洪

澤之派灌漑四縣此十二臣者似應特加
優異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議擬上

請施行以爲人臣任事任勞之勸實亦鼓舞政
治之一機也

邊患稍寧及時大脩邊政疏

臣惟夷狄之患自昔叛服無常制禦之方
貴在經權迭用頃者北虜款塞稱臣九邊
晏然無事我 皇上嘉納輔臣之言預圖
安攘之計 勅下邊臣使外示羈縻用權

宜以息財力內脩戰守謹經常以振威稜
經權之道兼得之矣臣待罪西階仰承
詔旨敢不竭犬馬之私效涓埃之報除訓練
兵馬樽節費用等項事宜會同鎮守總兵
官呂經嚴行兵備將領等官着實脩舉外
謹將事關邊政重大應合題請者條爲
五款冒昧上陳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一得可採早爲題覆
施行邊疆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火任將領以需成功夫制勝莫先於
選將而良將莫先於知兵兵將之情上
下固結而後得其死力若驟更數易未
有不離心憤事者也陝西蘭河州衛逼
臨黃河安寧鹽場一條城什字川西古
城積積灘弘化寸堯家臺等堡分列河
之南北邊長五百餘里隨處通賊夏秋
河流猶易設備冬深冰結最難隄防又
河州西面之諸夷出沒歸德治境之生

番縱橫將必得人庶乎有賴今分守蘭
州副總兵張傑分守河州叅將張翼畫
地分營互爲聲援皆諳曉夷情善撫士
卒識山川之險易達虜部之堅瑕已爲
得人也若責之久任必有成功但二臣
資俸已深屢騰薦剋恐一旦他轉則重
地未免失人今無將張傑張翼責今久
任俟其積有年勞或建立奇功聽臣及
總督叙薦加秩仍留任事庶人有固志

功效可圖

二曰申嚴盤詰以防不虞往年北虜密遣
被擄華人更變衣帽扮作僧道乞丐潛
入內地躡我道路覘我虛實引領虜酋
擁衆內犯前此鄙延之深入筆架城之
殘破瓦楂梁之殺戮罹此患也今既聽
其互市 中國紬既絹布彼皆有之若
比依式樣做成衣帽密令擄去茲細穿
戴潛入境內服色語言混然無別我既

不防彼盜無忌不但沿邊諸鎮雖腹裏
城市亦得直行窺伺萬一變生意外將
若之何則盤詰之令在今日誠不可須
臾懈也合無再行申嚴編示各邊將卒
但非開市之時不得縱放一人入境使
虜中咸知此意不得藉口生釁仍通行
督撫大懸賞格嚴督沿邊將領并各軍
衛有司城堡關隘務要比常加倍嚴謹
但有踪跡詭異瞻視殊常面生可疑之

人就便譏察來歷果係姦細送官究實
具奏獲功之人照例陞賞至於效順
來降明言投見者不許一槩妄拿冒功
以阻向化之心其各營軍士通事家丁
除出邊偵探外平時不許胡帽胡服故
爲虜態仍各置小木圓牌一面上書本
人姓名年貌籍貫官爲印烙時常懸帶
以備閱查違者以軍法網打庶華夷易
辨奸宄潜消

三曰添設防衛以固城守凡虜入犯不敢
輕易攻圍城堡者所畏火器衝打與礮
木礮石撞擊我軍防禦亦恃此爲長然
舉放便利非敵臺則人難施力非敵樓
則身難藏躲數者皆爲喫緊查得所屬
沿邊城堡舊有樓臺者十之四五而原
無者十常六七今不趲此閑暇逐一增
置以後能無失時之悔合無行臣通行
沿邊兵備等官將緊管城堡逐一查閱

除舊有敵臺敵樓火器等項埽以防禦
外其原無者嚴督府衛州縣操把等官
起撥人夫每城堡四角增築敵臺四座
比城牆懸出丈餘城大者每面適中各
增加二座或四座仍量動官銀買辦木
料上蓋敵樓使眺望既便擊打尤捷於
內安置大將軍及烏銃湧珠大砲多造
火藥并礮木礮石各隨城堡大小以爲
多寡酌量定數事完將修過臺樓用過

錢糧造冊呈臣覈實 奏繳青冊送部
查考仍聽行邊大臣閱視施行庶防衛
謹嚴保障有賴

四曰請給關防以革奸弊本省沿邊倉庫
錢糧綜理稽覈固在該道而釐革奸弊
尤在監收查得臨洮府原設同知一員
監收蘭州廣積等六倉通判一員監收
河州等三倉民屯京運鹽引等項錢糧
各歲至數萬不爲不多不時收納支放

不爲不煩其間虛收實放詐冒侵欺千
緒萬端不可枚舉一向因無印信呈上
行下皆止白頭公文其諸卷牘簿籍抽
換洗改何所不至况延寧二鎮三路監
收通判俱有 欽降關防惟蘭河二處
尚未 請給合無乞 勅禮部將蘭州
河州二處監收官查照各邊事例
請鑄關防各一顆齎給各官欽遵傳使庶稽
考有憑奸弊少革

五曰議墾荒田以實塞下大取盈於官不
若藏富於民急則戰守緩則屯牧自古
是邊率用此道方今內地民力已極疲
耗邊鎮軍儲日益匱竭蓋公私俱困幾
於難處陝西三邊延袤數千里地廣人
稀國初因田畝瘠賦稅不多地荒者
聽令儘力開耕永不起科故塞下充實
地漸開闢已而計畝徵糧差賦繁重加
以虜賊之剽掠蹂躪年歲之荒早相仍

收獲既歉徵輸愈急所以積漸凋殘轉徙流移弃置荒蕪日甚一日也節該建議言極醇切顧議及屯田則許以儘力開墾三年後起科至議拖欠則又令嚴限催比盡數完納夫可以開墾之田即有拖欠之稅既云三年後起科則常年及拖欠之糧孰與辦納是以人懷畏忌竟無實效官司雖刑勢驅逼而莫肯從也故欲開荒蕪必大布寬恤盡免積逋

使民無畏合無照依近日兵部題准
申明甘肅墾田事例通行三邊撫臣及
臣嚴行守巡兵備等官大書簡明告示
曉諭軍民人等凡願墾種荒田者具狀
投認官給印信下帖付照任其儘力開
墾原係拋荒者永不起科係近年拋荒
者十年之後方行起科其以前拖欠糧
草悉免追徵庶塞下無不耕之田邊儲
有得濟之日矣均乞

聖裁

酌議地方事宜以興治安疏

據陝西布政司呈蒙吏部議將本司添設
左叅議一員管理分守關內道事務原設
左叅政朱卿更令專管督糧驛傳等因題
奉 欽依備行前來欽遵外查得督糧道
原有 勅諭一道尚未議及且錢糧驛傳
事關全省似當比照各道事例 請給關
防以便稽察等因到臣會同巡按御史郭

庭梧劉光卿議照建設職官本以濟地方
之事事權不重無以振玩愒之習全陝八
屬民俗素稱獷悍徵輸自昔稱難驛遞日
凋漸疲積弊亦須振刷左叅政朱卿既奉
欽依今其專管督糧驛傳即催徵錢糧清查驛
遞皆其職業而綜理稽覈事關通省奸僞
委宜嚴防若不增重事權無以作新耳目
况先年督糧原曾奉有勅諭而近日守
道亦多頒給關防所據該司照例乞請

勅諭關防一節無非慎重職守之意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 請頒降

督理糧儲驛傳 勅諭一道關防一顆令

其相傳遵守申飭行事庶職任稍隆政治

易舉其按地方重務必永有攸賴矣

議裁續添兵將以節邊餉疏

臣伏蒙

皇上再造弘恩起自病餘畀以重鎮心切圖報
倉惶入奏即西出防秋及還該行人王幼

慈齋捧 勅諭前來臣謹望

闕叩頭祇領欽遵外伏惟

皇上嘉納撫臣之疏申飭邊臣加意防禦當虜
夷降服之時爲桑土綢繆之計憂深慮遠
詳悉丁寧 聖心西顧之念切矣臣東南
弱質疎淺書生何能晚暢邊情圖懋石畫
仰荅

勅旨除脩葺城堡節縮軍需申嚴守備一面舉
行外竊見陝西之患不在無兵而在無食

食既不足何可使兵無實用又從而虛耗之若新增參將營所部馬步官軍三千員名係近年巡撫建議湊設徒張標下有兵之虛聲絕無應援守衛之實效似宜裁革以樽節糧餉者也臣謹略舉始末而陳之先年陝西巡撫與鎮守總兵並駐省城至秋西嚮防守後虜屢犯河套遂移總兵固原而巡撫亦就彼調度兵食時總督猶未設也孝廟以來虜占據河套添設總督

大臣駐劄固原聯絡三鎮官兵增兵置將
固原遂稱巨鎮嘉靖十八年該主事許綸
具題奉 欽依每遇秋防總督移駐花馬
池總兵官駐平虜城巡撫都御史有或駐
固原或駐慶陽或駐蘭州之議此遙度之
言非曾履其地諳道里而審事勢也竟不
可行節年止於防秋之月暫駐固原然本
鎮各兵俱屬總督調遣標下無兵故巡撫
向無軍務之銜至嘉靖四十一年都御史

裴紳始意將西安左等四衛步隊軍四百九十八名新軍八百六十一名城操軍七百二十二名寄名軍四百一十九名加增月糧與馬軍五百名湊合三千題准添設叅將一員統領每年隨同固原防秋迄今將及十年並未效有分寸之勞四十四年臣至彼中但見白水瓦雲瓦亭宜祿等處或一百名或二百名或數十名零星派撒問之曰節年常規若屯聚鎮城恐糧餉不

繼至今歲則總督衙門先已分派修築鎮
戎等處城堦實亦未嘗在固原也夫設兵
之意本以壯巡撫出邊之威助固原協守
之力而竟散處四旁分工遠地是明知其
無益而遣去之顧歲費糧銀不下三千餘
兩豈非捐實費而賈虛名哉然而總督撫
按不遽言及者以增置有飭武之名而減
削貽債事之議慮後人得藉口於此也臣
謂全陝地方三邊分守疆界實地內之門

庭巡撫所轄郡邑即邊境之堂與門庭不
守則八府州縣鎮堡孰非巡撫之責安能
提三千疲懦之兵往來於二三千之內
與強虜萬衆較勢力哉且虜不大舉不深
入其來也迅疾如風雨備東則犯西顧此
則失彼必俟有警調發比未至而賊已出
境矣何濟於緩急而每歲蠲資以養此粉
飾之具乎夫三鎮各宿重兵據守險要陝
西總兵亦擁重兵往來應援邊兵不能拒

之於外總兵不能禦之於中乃諉罪於巡撫標兵之有無也豈通論哉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非謬將前添設陝西叅將裁革見任錢炳遇缺改用所統馬步旗軍聽臣嚴行簡閱量留馬軍一百八十名與見在一百二十名共合三百之數選委中軍指揮統領一體操練每遇防秋隨臣出邊防禦其餘散歸原衛止食原糧庶兵無虛設軍餉少節矣

酌議地方事宜以興治安疏

臣會同巡按御史郭庭梧議照 朝廷設
官分職本以脩政立事事能兼攝雖裁減
無嫌於火政有窒礙即增置不以爲多惟
視地方之遠近衝僻政務之繁簡難易而
斟酌損益之爾陝西漢南一帶素稱多盜
商洛之間礦徒時發延平之屬每不完糧
前項州縣見在各官委難兼管且生儒漸
盛訓迪乏人如延安府葭州切隣邊境地

方遼澗吏目一員糧捕二事不能兼理宜
復設一判官甘泉縣素稱刁瘠糧多積逋
宜復一主簿平涼府鎮原縣人民刁頑錢
糧久欠宜復一縣丞俱專管糧務西安府
洛南鎮安二縣設在山中礦盜常發宜於
洛南復一縣丞鎮安復一主簿防捕礦盜
漢中府平利縣萬山環峙寇盜易生宜復
一主簿專管巡捕其鳳縣沔縣褒城縣略
陽縣漢陰與西安之盩厔韓城寧夏之中

衛儒學生儒漸盛訓迪不敷俱宜復設一
訓導又如慶陽府管糧通判兼管清軍顧
理不周今查靖邊城堡同知專爲督理慶
陽城餉而設既在該府支俸乃列銜延安
似當改註慶陽不妨原務兼理清軍靖邊
營管糧通判應崇元住劄延安地方乃列
銜慶陽定邊營管糧通判崔希賢住劄慶
陽地方乃列銜延安道路隔遠管轄不便
宜改靖邊通判於延安定邊通判於慶陽

其應支俸薪等項各照原缺更易及有得
西安府邠州所屬地方宜祿鎮東至本州
西至涇州南至靈臺北至寧州各離百里
之遠四面空野盜賊乘間竊發無所忌憚
且此中數里刁頑應納糧草率多逋負勾
攝亦多避匿該鎮居民屢屢合詞告要建
設縣治但建縣事大費多遽難輕舉宜於
該州添設同知一員住劄本鎮令其緝捕
盜賊催徵糧草處斷詞訟實息盜安民之

急務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宜復
者俱照舊復設宜增者查照添設同知通
判准令改註各官合用門皂等役俸薪等
項及宜祿鎮同知住劄公館悉行該司酌
議施行則庶務脩舉上下相安政事人才
兩有裨益

薦舉賢能以備擢用疏

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任賢圖治旁招俊乂樛羅遺逸

一時雲蒸颺舉赴功名之會翊明盛之
化不壺濟濟在列矣至輪才校事每以乏
人爲憂蓋萬方庶政得人恒切於淵衷
故孜孜側席之懷猶若有求而無已也臣
等服役於外有所見聞敢不循以人事君
之義自取蔽賢之罪乎竊見陝西布政司
左布政使李敏德素敦實行綽有通才歷
郡縣皆在衝繁錯節盤根夙徵利器處藩
臬尤爲卓異威明慎密益闡宏猷矧守身

之嚴渾如處子而宅心之厚可方古人翺
翔仕路二十餘年練達老成登進宜無不
稱向以其父李汝佑曾爲靈川王府儀
賓拘於王親未授京職今查本官父母
皆以身故且靈川王府因事革襲已四
十餘年似與近行題准係同祖而妃與
儀賓郡縣主已故者一體陞除京職新例
相合况原任本司左布政使粟永祿曹金
俱係王親已蒙勘明開豁錄用而本官

事體與二臣大略相同臣等竊議李敏德
語其才識實可躋於大僚而揆諸事體本
無礙於近例若不一體開豁則本官叨蒙
培植既久閱歷復多乃中棄於隆棟養成之
日 廊廟需材之會殆非

皇上立賢無方愛惜人才之至意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於例無礙將李敏德
一體及時擢用庶賢才不至終抑而政治
尤有攸賴矣

酌議地方事宜以興治安疏

據陝西布政司呈該左布政使李敏德會同按察使曹科議照陝西錢糧之拖欠莫過於平涼府而平涼府之拖欠莫過於

宗室查得該府一十州縣額徵邊儲祿糧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八十餘石歷年完過有五七萬者有三四萬者甚至有一二萬者考求其故咸謂膏腴之田地盡爲

宗室占買而應納之稅糧又復恃勢不納合

自隆慶陸年爲始每水夏秋開倉之先預行所屬州縣將各

宗室見種民田盡數查出就於放給本宗祿糧之時即照數扣庶官司免催徵之勞而宗室無拖欠之弊等因通行呈詳到臣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郭庭梧議照陝西地方建有

秦韓肅慶四王府始封之時宗儀位數大略相同支給祿糧簡省易辦一百

年來宗枝繁衍多寡迥異今肅府最
少慶府次之秦府差多最多莫如
韓府以額定有限之糧供積漸無窮之祿以
是雖多方措處終不能足其應得之數其
勢固不能禁其置買民業但既受民業則
惟正之供自當出辦乃今買占滋多逋負
日甚稅糧之征輸既少常祿之供給逾難
誠有如該司之所云者夫今不處竊恐日
甚一日額糧漸虧民產益促其弊將不知

所終矣所據該司議要將各宗室占買
見種民田應納稅糧於應支祿米內扣除
一節誠爲因時通變捕偏救弊之策似應
俯從題請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
如果與例無礙行下臣等欽遵轉行布政
司通行分守關西關內臨鞏兵備寧夏兵
糧等道通行所屬州縣將各宗室見種
民田應納夏秋糧銀盡數查出備造文冊
一樣二本一本送該道一送應支祿糧平

涼等府及監收官收貯自隆慶六年爲始
以後每於各宗室開領祿糧之時按冊
照數扣除以抵應納夏秋糧銀之數類總
奏解仍克各該王府祿糧之用庶國家
稅糧定制不至梗廢而宗儀歲供祿石
亦必補裨

悉惻愚陳末議以安地方疏

臣猥以疎庸自副使歷左右布政使兩次
巡撫前後服役關中凡二十年秋毫無補

茲又誤蒙

聖恩授臣於驅馳勞瘁之餘畀臣以簡重清
之職感激圖報惶悚未寧因思陝省地方
之事有一二可以保固邊陲銷弭隱禍者
謹列爲四條冒昧上 陳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一得可採題 請施
行西鄙幸甚臣愚幸甚

一築邊垣以嚴保障陝省東西延秦數千
里北面皆與虜爲隣近年入犯多在延

綏之間嘗計榆林一鎮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約千五百里內設城堡三十八處橫截河套隨處通賊無險可恃節經諸臣建議屢奉 欽依修築大邊以爲屏蔽自西而東分爲三段興築西段已完三百餘里又築鎮城迤北大牆五十二里今定邊一帶與鎮城迤南魚河歸德等處得免零寇襲掠之虞以此也其中東二段俱因財力不敷尚未舉修

顧東段依山阻溝稍爲剗削尚可倚恃
惟中段自龍州城起至無定河止約一
百九十餘里沙灘平行難以防範由懷
遠清平而入則安定安塞延安等處當
其衝由威武龍州而入則保安槐安走
馬城及慶陽等處受其掠先年虜由鎮
靖夜犯直抵筆架城攻城陷堡往事可
鑒已經虜酋順化邊塵既息我得專意
版築無架梁防護之費以該鎮萬五千

人計之大約經年可以訖工口糧鹽菜
約費銀七八萬比於西段拖延二十餘
年方得告成者遲速不侔矣此邊既成
夾道田地軍民得以盡力耕作徵輸易
完食足兵強利莫大焉臣獨恐狃於工
食之艱而失此事半功倍之機會異日
歆爲而不可得悔無及也伏乞

勅下兵部早爲議覆行令總督并延綏撫臣將
前未完邊功速爲計議起派軍夫合用

口糧鹽菜等項之費動官庫之積貯并
容兵之所省又或不足請發京運不過
捐二三萬金成此千百年之保障實

聖皇安中國而弭虜患之大烈也伏乞 聖裁

一定統轄以銷隱憂臣聞晉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天下大一

統尺地一民皆屬 朝廷分布庶職孰

非 朝廷之臣也以臣治民則天下

家之心誰獨無之何寺苑牧軍之議猶

紛紛未定臣竊憂之嘗考國初陝西
建設行太僕寺職專印烙并追補官軍
戰馬又設苑馬寺并各監苑孳牧馬匹
俵給三邊騎征立法至爲精密嗣因生
寇日繁建置州縣衛所疆域既分苑圉
漸革止存二監七苑屬之陝西撫臣經
理又設巡茶御史專理漢中四川等處
茶課招易洮河西寧茶馬原與二寺不
相統攝弘治十七年因遭虜患牧政廢

弛事差都御史楊一清督理馬政清查
苑牧實有荒熟地一十二萬餘頃分界
立碑因地課馬三年之間馬政稍稍振
舉既而停差御史拜行本官兼攝後本
官陞任總督題請復差御史巡茶兼
理苑牧然二寺尚聽軍門考成以後職
掌漸更各院軍門互生猜疑自御史李
閏師存智王杲互相執奏之後分土分
民藩籬愈固嫌釁滋多積至今日若謂

督撫按院皆不得干預矣先臣楊一清
亦嘗有此疏彼時收軍僅七百餘多方
招募歛足三千之數爲每軍十馬牧養
三萬之數今收軍已積至數萬何止十
倍於昔顧所牧之馬不過數千闔省軍
民以死監爲逋逃數日投月匿漫無紀
極白晝攫人昏夜穿壁有司不得追捕
該管庇護容隱釀成禍患莫知所終近
該總督王之誥議徵租銀四萬餘兩奉

有欽依竟不能行委官清查迄無定
論夫徵租本以抵餉今且二年矣嗷嗷
待哺之軍仰望不可必得之食固原兵
備道爲諸軍告急至再至三情極迫切
即目前已難保無他虞而善後之策可
不亟爲之圖乎伏乞 勅下戶部先將
隆慶六年分固原鎮應給年例查照速
發以安人心仍行巡按查盤御史作速
清查定擬餉銀責成監寺立限追徵已

完之數聽抵京運以後一如軍衛有司
聽巡按巡茶官巡歷其地考察各官貲
否比較馬匹租銀遇有勾攝不許占愆
違者叅奏拿問一體施行庶潛消癰腫
脉絡貫通閉牧無妨軍民有賴

聖澤亦普徧而無遺矣伏乞 聖裁

一通鹽法以順民情竊惟鹽乃民生日用
之不可缺而權鹽以資 國用實天地
自然之利也然非通商以導利則壅滯

於民間適所以妨國計而失永圖矣
國初河東解鹽額行山西河南二省并陝西
西延鳳漢四府陝西花馬大小二池鹽
止行平慶二府節經言官建議兼行鳳
漢纔行遽止地方軍民深爲不便先該
巡按御史王君賞建議要將延安一府
專食池鹽西鳳漢三府兼行解鹽及事
不會議疑於沮壞解鹽恐虧額課止准
延安專食而三府兼行之說竟寢今夫

小池鹽除原定額課之外每有盈餘限
地既狹滯於食少河東解池自往年暴
雨衝決水淡鹽薄撈曬既微新舊不繼
一時鹽價騰踊日下西安地方斗鹽三
錢鳳漢之間漸增至倍其他行食池鹽
郡縣每斗不及一錢欲通融則事例重
不敢犯平市價則輕重迥不相侔均一
秦中疆界人民櫛比壤接事罔弗同而
獨以飲食之需使客嗟不平豈

聖朝公溥之化邪夫天地生物每消長無常
而立政宜民貴隨時通變以此有餘濟
彼不足順民情足額課在一轉移之間
何憚而不爲也且人情之趨利猶水之
就下雖赴湯火觴厲禁不惜今鹽值相
懸如此即貪橫奸宄之徒能保其不出
於防範之外而玩法以逞乎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轉行河東巡撫御史將花
馬池鹽許令暫行西鳳漢三府地方發

責俟解池產鹽如故榜曬充足仍照原議
兼行惟在商民兩便不必拘執彼此若
恐虧短解鹽額課就以池鹽量加引數
或更增價值以抵河東之數未爲不可
鹽法既通民情悅服國課自無虧損
伏乞

聖裁

一分責任以飭政務臣惟庶務脩舉貴有
專責責任不專則人心屬望無所適從

當官應務不免推諉在平靜之日簿書
期會既已不便值有事之際安危緩急
關係豈耿小哉查得陝西布按二司額
設守巡關內二道總轄西安府屬六州
三十縣後因地方濶遠礦盜生發管理
不周撫按官題 准添設撫治商洛潼
關兵備二道分地駐劄鎮壓奸宄今商
州洛南商南山陽鎮安五州縣分屬商
洛道專管分守關內道不復棲預其間

其潼關兵備道原奉 勅書明開提調
潼關衛及河南閩鄉靈寶二縣陝西華
州華陰同州朝邑四州縣白水郃陽韓
城蒲城澄城渭南六縣山西蒲州并蒲
州守禦千戶所所在官軍民快時常操
練保障地方修濬城池禁革奸弊問理
刑名除山西河南州縣刑名事務各有
該省守巡專理外在陝西同華等十州
縣一切刑名等項庶務應聽該道專理

祇緣分巡關內道近奉勅內亦載有

前項州縣遂各分屬管理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委之查勘則彼是此非議論不一率多牽制往年韓城巨盜竊發流毒兩省是時分巡副使柳希玘與潼關副使周世遠互相推諉遂致蔓延雖經動兵勦滅然勞師費財釀成禍患不小矣况所載六縣俱在省城東北與同華連潼關道最爲切近軍民訶訟催

攝巡歷糾察官民兩便所以亟行更正
無疑也然臣於此地尚有私憂過慮焉
潼關迤南皆深山窮谷東為河南之永
寧廬氏嵩縣西為陝西之山陽商南洛
南與華州華陰閩鄉靈寶諸處依山結
聚之徒一呼四集動至數千計成則盜
挖礦砂去如鼠竄犯之則剽掠殘殺聚
若烏合頻年漸無忌憚今河南分守住
剗洛陽商洛分守駐剗商州與潼關正

如昂足前項地峒皆在囊括之內若將
守道各兼兵備憲職操練衛所防守官
兵州縣額設民壯申嚴保甲振肅兵威
無事各守地方遇有礦徒嘯聚三道併
力夾擊則先聲所至自足以懾服愚頑
縱有意外之事必不敢逸出貽患矣伏
乞 勅下吏部再加詳議將潼關道

勅內原在六縣聽令管轄仍將以後 頒給關
內道分巡 勅內查照除去俾無重複

以便遵守其商洛河南二分守道應
如臣妄擬定議施行地方幸甚伏乞

聖裁

意翁疏稿卷之二終